

# 书房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史

方绪晓

“从前有人说过，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，因为这是危险的事，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。”这是周作人《书房一角》原序的第一句话，接着，周作人又解释道：“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，一个人做文章，说好听的话，都并不难，只一看他读的书，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。”

我对书房充满好奇，以前在报纸做编辑的时候，编过一个“书房风景”版，走进一个又一个充满风景的书房，呈现一种别样的人文景观。离开报纸后，这份好奇心没有消失，特别喜欢去走访朋友们的书房，看看他们的藏书，聊聊爱书人那些小趣味。

近些年，突然有了画画兴致，于是，书房成了我画画的重要主题，已经画了好几百个读书人的书房，选取了120间书房结集为《所幸藏书房》。有些书房太吸引我了，于是赖着不走，和主人坐拥书城，聊书房里的事，聊读书与藏书以及个人阅读史。

三年来，深入走访了27家书房，他们是作家、学者、藏书家、画家……而他们的共同身份是读书人。这本《读书与藏书——27位读书人的私人阅读史》是对过去三年的小结和告别。

疫情三年，我们告别了很多重要的文化人，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列在我寻访清单里，诗人邵燕祥先生，疫情前就约好去拜访，一拖再拖，2020年8月，邵先生走了；诗人胡续冬，和我同龄的老朋友，谁能想到他会突然告别，新装修的书房，书还没上架呢；还有翻译家许渊冲先生，杨苴先生，李文俊先生……告别来的太突然，让人猝不及防，也越发有紧迫感。

在陈平原、夏晓虹老师家书房，看到两位学者叠加的书籍，拥挤已经不能描述其程度。平原老师把客厅沙发上的书和资料挪了挪，我们陷在书堆中，开启了“我的书房之旅”第一站。平原老师说，所谓学术训练，就是建立自己的知识地图，即使在这样拥挤的书房，也能有自己的书房小径，知道每一条小径通往什么地方。

除了陈、夏教授，还走访了赵珩、吴丽娱；刘刚、李冬君两对学术伉俪的书房。

赵珩先生是社会文化史专家，他的《老饕漫笔》《旧时风物》等著作记录了社会很多细节。赵家是世家大族，自太高祖达伦算起，“一门六进士”。曾祖父赵尔丰为驻藏大臣，署理四川总督。赵珩先生毅外堂里藏有家族四代人丰富的档案。夫人吴丽娱老师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，国内礼制史研究权威，“二十四史”修订版的礼制部分的审稿负责人。

他们夫妇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志趣，好在他们的书房是门对门的两套独立单元，彼此的书不交集。二十四史的《宋史》以前都归吴丽娱老师，前四史两边各备一套，《资治通鉴》也是一人一部。其他史学著作，宋元以前，都放吴丽娱老师书房，明清以后，则放赵珩老师这边。

刘刚、李冬君伉俪的书房，十六万册藏书让人有点“晕书”，简直是“书的海洋”。这批书来自于一所大学某系图书资料室，但十六万册书变成私人收藏，的确是难以想象，家里包括地下室都挤满了书，还租了

隔壁单元放书。后来因缘际会在宁波慈城有了一个院子，用作工作室和放书，现在这批书都运到慈城书房去了。“蝈蝈斋”又恢复了往日的舒朗和惬意，每年春节，冬君老师在书架墙上糊上一层宣纸，刘刚老师在上面写字，再放上旧书和儿子刘涵宇陶艺作品。一年又一年，一层又一层，生活的点滴记忆散发着独有的气息。

学者书房普遍书多，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更是有丰富的谱系化书籍。我还造访了马勇、罗新、陆建德、宋杰、解玺璋、诸葛忆兵、钱志熙、刘仁文、杨早等老师的书房，令人大开眼界。

作家的书房则是另一番风貌，文学写作者不拘泥于一个谱系或某一专业，而是博采众长，广泛阅读古今中外，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思想、社会、经济……我先后造访了梁晓声、朱永新、肖复兴、赵蘅、止庵、商震、梁鸿、阿乙等老师的书房，大致都有这个特点，当然，更集中的自然还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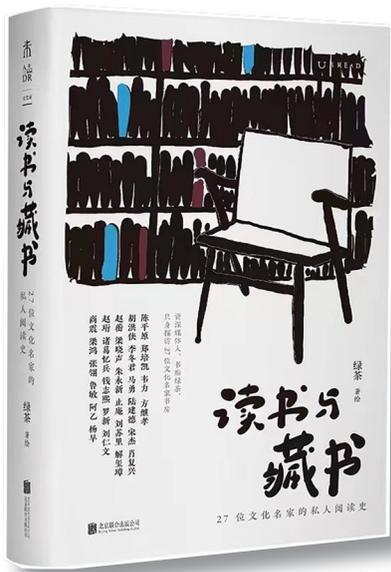
梁晓声老师说，他现在除了文学书不看，什么书都看，在他看来，读书应该是跨界的，文学的书在阅读启蒙阶段及之后的大学阶段，可看的基本都看完了，所以，现在应该广泛看文学之外的书，既是对写作的补充，也是对形成自己丰富看法和认识的基础。这些年，梁晓声老师产量很高，每年都有新作面世。但他自己说，现在的写作，就在不断卸担子，把心里还有愿望写的写出来，写完后，该退场就退场。

止庵老师书房里，有着读书人羡慕的格局和藏书量，并有着他近乎洁癖对品相的追求，可以说，是理想书房的样本之一。他说自己主要的兴趣，第一是文学，其次是历史。年轻时，打下比较好的中国古典底子，一是中国先秦的哲学，二是中国古典诗词。曾经一点点把先秦的书都过了一遍，诸子加上史部的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等，再加上经部。止庵把书房比喻为一个读书按钮，书房里的书，都有读他的可能性，而这些可能性就是认知拓展的基础。

梁鸿老师说，“我觉得写作是挺残酷的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想写好东西，但你不可能写的都是好东西，而我们对自己又有要求，想霸在别人书房里不被扔掉，这就让人很纠结，下笔时就有担心。我想霸占你的书房，应该是对写作者最大的警醒。”说着，梁鸿老师带着我在书房里转悠，意味深长地说“清理书房时往往首选扔小说，你看我的书房里，留下的更多是理论、学术、历史、人类学等方面的书。”

而像韦力、方继孝、胡洪侠这些藏书家的书房，又是独特一道书房风景。每每走进这些大藏书家的书房，我也容易“晕书”，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。恨不能一次性饱览个够，但往往打开一本书就欲罢不能。韦力老说我是爱书人里的异类，爱书而不佞书，而在藏书家书房里逗留，我知道自己也是佞书之人，只不过不敢佞。

我问韦力，藏书意义在哪里？他顾左右而言他。“每个人真正能够把握的就那么短短的几十年，年少时轻狂不更事，年老时多苦多病，余外每个人能够自由把握的自如时间就变得更短。而这其中还包含着多少场的爱恨离别，能拿来真正快乐的时间



## 《读书与藏书》

作者：绿茶著绘

出版时间：2023年4月
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没有多少，既然很不幸有了藏书这样一个爱好，那你就将其努力地发挥到极致。”

他的确是个极致的人。守着几万册古籍善本，却全国各地到处跑，去荒郊野岭寻访古人的故地、墓地。他每一部书都下了笨功夫和真功夫。自1997年起，二十多年来辗转大江南北，按照自己藏书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梳理出几十个寻访专题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一一寻访，即便在经历2013年腿受伤的生死考验后，依然没有停下脚步。生命无常的体验让韦力越发珍惜时间，进入“井喷式写作”，并且以超出想象的高产出版了几十部寻访之书。

我曾打趣式的问他，作为藏书家，除了个人志趣外，你有没有一种使命感？这次他很认真地说：“人活在世上，总要找点价值，保护和传承典籍只是其中一种。人生有涯而欲望无涯，我能做出这么一点点，就觉得可以沾沾自喜一下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的心态可以用‘虽千万人吾往矣’来形容。”

迫于交稿的压力，郑培凯、张翎和鲁敏三位老师是通过线上方式采访的，不是面对面的对话的确少了些许互动感，但爱书人的心境似乎远隔千山万水也有共鸣。以后一定再找机会去三位老师书房造访，让一切好奇变成眼见为实。

我们经常被问到，“为什么读书？”“为什么藏书？”“读书有什么用？”等问题，尽管费了很多口舌，似乎并没有解开人们心中浓浓的疑团。我想，这本书，这些书房和他们的主人们，或许能帮我们解开了这些疑团。

书房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史，通过书房主人的讲述，通过这些精神空间的熏陶，每位书房主人找准自己的精神定位，进而设定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。

最后，当然要感谢很多人，因为这不但是我一个人的作品，这27间书房主人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主角，他们的人生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藏书和他们的志趣，构成了这本书最重要的基调，谢谢他们让我走进书房，走进有智识的精神空间。

方绪晓，笔名绿茶，作家，书评人，著有《读书与藏书》《所幸藏书房》《如果没有书店》《在书中小站片刻》等。

# 解读苏渊雷赠星云法师的四句偈语

陈如亮

癸卯元宵，星云法师圆寂，耆寿97岁。微信朋友圈见到一些缅怀信息并伴发合照，今见友人发来一张苏渊雷与星云法师在1989年4月的合照，两人手持一纸，内有苏渊雷赠星云法师四句偈语：“四大海水入毛孔，一朵野花见天国。星云信是宇宙源，世界庄严仗佛力。”

苏渊雷在游览嘉兴海盐县的绮园时，也曾撰联“四大海水入于毛孔，一朵野花可见天国。”虽然此联格律上尚有瑕疵，但内容是大有来源的。第一句出处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维摩诘是和释迦牟尼佛同时代的一位大士，代表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和维摩诘居士有一番言对，经文中一段原文“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烧鱼鳖鼉鼉水性之属，而彼大海本相如故，诸龙鬼神阿修罗等，不觉不知己之所入，于此众生亦无所烧。”翻译成白话就是：“以四大海水入一汗毛孔，却不能伤害水族动物鱼鳖鼉鼉等，而汗毛孔和四大海水不增不减，是因为四大海水本性是空的缘故，才可以互相摄入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四大海水中的诸龙、鬼神、阿修罗等，也都不觉察自己进入汗毛孔中，对于四大海水中的龙神等众生也没有扰害。”佛教经文晦涩难懂，这段经文可以类比理解，如身体存不进万贯书籍，但通过阅读融通就存入脑海了。“一朵野花可见天国”出自英国诗人威廉·布莱克的一首诗歌，也富有哲理，从一朵花里就可以看见一个天堂的美好。星云法师原法号悟彻，之所以改为星云，是他偶然在《王云五大辞典》中看到了“星云图”，上面的解释是：“宇宙未形成之前，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，又大、又古老、又无际。”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、浩大又无边的境界，也或许在黑暗中给人光明，于是他把法号改为星云。净土宗入门典籍《龙舒净土文》里有“仗佛力无不往生”句，“譬如铁石虽重，赖舟船力，可以渡江；一针虽轻，不赖舟船，江不可渡。盖谓人有重罪，仗佛力者，可生净土；罪恶虽轻，不仗佛力，亦不得生。”苏渊雷赠星云法师的四句偈语，都大有来源，且哲理性很强，给人无限提示，对佛教以及星云法师的正能量给予高度赞许。

苏渊雷童年生活在金乡，和外祖父徐迪秋一起居住，受金乡小学堂长徐迪秋的影响，苏渊雷传统文化底蕴扎实，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、佛典专家、诗人、书法家，被誉为“文史哲兼擅，诗书画三绝”。他和星云法师这两位哲理大师的会面，应该使双方都有心灵上的收获。两人都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，但星云法师在1989年前出版的书籍寥寥无多，而1991年后却每年出版好几本作品。也许正如星云法师自己说的：“时间最好的东西，是欢喜；时间最贵的善举，是结缘。”哪一年，星云法师结到了上上缘。

公益广告



苍南县融媒体中心 宣